



从1938年1月9日

开始的湘西会战

于1938年6月7日

落下帷幕

历时两个月的铁血大拼杀

终于以日军溃败而告终

此役

中国军民共击毙日军12498人

伤23307人

同时

中国军人亦有12483人负伤

7737人阵亡

这个数字没有包含

在会战中死难的众多湘西民众

也不包含

在无名高地壮烈殉国的国共两党军人

和游击队员们

无名高地没有立碑

英烈们的血肉之躯连同他们的伟烈事迹

被历史深深掩埋

刘晓波 曹凡华 陈明 谢伯恩 著

最后一战

线装书局

刘晓波 曾凡华 陈 明 谢伯恩 著

最后一战

(电视剧版)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一战：电视剧版 / 刘晓波等著. — 北京：线装书局，
2015. 12
ISBN 978-7-5120-2092-4

I. ①最…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0060号

最后一战

作 者：刘晓波 曾凡华 陈 明 谢伯恩

责任编辑：曹胜利

责任校对：马 波

装帧设计：王文龙 白 晨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100009)

电 话：010-64045283(发行部) 64045583(总编室)

网 址：www.xzhbc.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制：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7.5

字 数：420千字

版 次：201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3000册

定 价：68.00元

目 录

第一章

战群狼身陷绝境 遇友军死里逃生..... 001

第二章

敌制订芷江攻略 同根生相煎太急..... 017

第三章

芷江城鱼龙混目 大战前暗涌波涛..... 037

第四章

施诡计乔尼被害 剿土匪贻误战机..... 052

第五章

查命案派驻军统 遇故友难续前缘..... 068

第六章

战俘营再设圈套 专案组初探龙潭..... 080

第七章

泄私愤铤而走险 龙潭司再起风波..... 095

第九章

舍防线继续安内 嗅战机饿狼出山..... 129

第十章

蓝家寨运筹帷幄 大脚趾作乱湘西..... 142

第十一章

老庵堂风云突变 战区内矛盾频生..... 155

第十二章

剿敌特临危受命 乔尼案初现端倪..... 171

第十三章

敌特工偷袭失败 特案组再陷泥潭..... 190

第十四章

初开战前线吃紧 追逃犯再起波澜..... 206

第十五章

武阳城英雄埋骨 龙潭司危机四伏..... 217

第十六章

大黄沙腥风血雨 抗倭寇众志成城..... 232

第十七章

战长空雄鹰折戟 龙潭虎舍命救援..... 247

第十八章

无名峰惨遭劫难 山门镇被困待援..... 263

第十九章

钦迪特山门大捷 脱虎口再上征程..... 281

第二十章

傅家坳神兵天降 烟龙山老虎发威..... 301

第二十一章

鲤鱼山围歼获胜 追穷寇挺进深山..... 315

第二十二章

齐参战豺狼毙命 遭意外险象环生..... 331

第二十三章

侵略者败局已定 雪峰山进入反攻..... 349

第二十四章

救战友同心协力 敢死队奉命出征..... 371

第二十五章

邵阳城拼死营救 马胫骨英雄无名..... 389

第二十六章

战洞口群雄饮恨 庆光复万民悲伤..... 408

第一章

战群狼身陷绝境 遇友军死里逃生

从1938年冬天开始，谌雨花就经常往自家后面的小山顶上跑，不是为了看景，是看飞机，那年她才7岁。因为芷江机场刚刚投入使用，经常有中国和苏联的飞机起降。大山里的孩子初见飞机在天上飞，觉得特别神奇。她尤其喜欢多架战机在一起飞，一会儿飞成一个三角形，一会儿飞成一个菱形，有时候还会飞成一字形。都看了七年了，她还是没看够。

“花花！快来，跟我上山看飞机！”谌雨花一边喊一边跑着。

花花是谌雨花养的一只哈士奇雪橇犬，三年前，一个苏联的飞行员临走的时候送给她的。当时还是个半岁小狗崽儿，如今已是膘肥体壮了。听到主人的呼唤，花花撒着欢儿地跟着往山上跑。

就好像事先约好了一样，谌雨花和花花刚刚跑到山顶，天空就传来了巨大的嗡嗡声，继而，由轰炸机和驱逐机组成的机群轰隆隆地划过天空……

“一架、两架、三架……五十一、五十二……九十八……我的妈哎！今天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飞机一起飞呀？这是……”

庞大的机群呼啸着从谌雨花的头上飞过去，她用惊愕的目光看着远去的飞机。没有人能回答她，也很少有人知道，因为这是一次秘密行动。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设在南京，此时的总司令叫冈村宁次，他是1944年11月底上任的，迄今为止还不足仨月，可他却像过了三年一样。因为战场形势对日军极为不利，中美空军控制了大片空域，联合航空编队出没频繁，连他自己的行动也受到很大限制。他想去广州视察部队，还得经过台湾绕路而行，这让他很是恼火。而最让他头疼的，就是中国第二大机场——芷江机场。

人要是到了倒霉的时候，怕什么来什么。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手里拿着一份电报快速走来，脸色凝重地交给了冈村宁次，内容是：

“樱花2号密电，今晨6时，从芷江机场起飞了B-25和B-17轰炸机近60架，此外，还有近50架P-51野马式战斗机护航。航向东南，袭击目标难以判明。”

冈村宁次有些紧张，看了看今井武夫说：“不会是又来轰炸我南京吧？看看有没有雷达能搜索到他们，尽快搞清他们的行动目的。”

“哈伊！”

此刻，100多架飞机在湖北上空完成了编队，向东南飞去。

驾驶498号P-51战机的是中美联合航空第一大队第五中队的副中队长，刚刚晋升少校的张怀滨，今年28岁。他的左边是编号521的美国飞行员罗伯特，他们俩年龄差不多，既是战友，又是最好的朋友。

张怀滨特别喜欢这位美国飞行员，阳光、真诚、机敏、勇敢，有时候还很幽默。在罗伯特的眼里，张怀滨是中国最优秀的军人，不但作战勇猛，且思路清晰，应变能力特别强。经常在一起执行任务，他们的互相配合极其默契。

1945年2月25日，这是一个日本人不会忘记的日子。时年52岁的美国陆军航空队少将陈纳德坐在芷江机场指挥塔台前，气定神闲，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在他的身边，德国良种猎犬乔匍匐在地，伸长舌头紧张注视着。中美两军空勤人员正在各自的战位紧张忙碌，无线电问答声此起彼伏。陈纳德眯眼看着，心中却在暗暗计算时间。

艾尔普索上尉报告说：“将军，摩尔斯司令官报告，我作战机群已经在湖北上空完成战术编队，等待命令。”

陈纳德站起来，拍了拍艾尔普索的肩膀：“艾尔普索，日本的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时，老东西山本所下达的命令是什么，你还记得吧？”

“攀登新高峰1208。”艾尔普索不假思索地回答。

陈纳德笑了笑说：“我很喜欢中国的一句古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告诉摩尔斯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当年的命令，正是我此刻将要向他下达的命令。”

艾尔普索异常兴奋，规规矩矩地敬了个礼：“是！”

空中，张怀滨镇定地驾驶着飞机。无线电忽然传来摩尔斯司令的声音：“全队注意，全队注意，航向1208，航向1208……”

由于摩尔斯司令第一遍说的是英语，张怀滨听得不是十分准确，紧接着，摩尔斯改用生硬的汉语一字一顿地下达命令：“攀—登—新—高—峰！”

张怀滨眉头一挑，改变航向：“是，攀登新高峰！”

飞行员们各个兴奋异常：“攀登新高峰！”

“攀登新高峰！”

“攀登新高峰！”

罗伯特更是喜形于色：“‘攀登新高峰’，哈哈！”他也掉转了航向。庞大的飞机编队转向20度角，密密匝匝向远方疾速而去。

这么多飞机组成的编队，所过之处人们驻足观看。有人好奇，有人害怕，但最害怕的就是日本人——塚谷义夫。

在湖北省阳新境内，一条公路弯弯曲曲，山脚岔路口放置鹿寨，路边立着一个日军炮楼，炮楼上下都有日军站岗。过路的机群惊动了他们，许多日本兵甚至连武器都没拿就被惊得从炮楼里面跑出来，仰脸向天观察。曹长塚谷义夫在摇拨电话，电话通了。塚谷义夫一边透过炮楼枪口遥望远去的机群，一边对着电话喊：“第三小队塚谷义夫，请给我直接接龟田大队长！……大队长吗？……我是塚谷义夫，这里发现大批重庆军的飞机……”

塚谷义夫怕了不止一天两天了。自打他来到湘西就害怕，害怕这里的大山，害怕这里的森林，害怕这里所有的人，尤其害怕中美联合航空大队，因为他吃过苦头。打中美联合航空编队进入芷江机场，日军就失去了空中优势，经常遭到轰炸。可是今天要了他的命的却恰恰不是这些飞机。

一支八路军部队以临战姿态警惕而息声地快速行进在丘陵密林中，除了窸窣窸窣的脚步声，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张延走在队伍前面，警惕的目光四下搜索。湛剑玉在张延身后不远处，也在警惕地注视周边情况。

一阵飞机引擎的巨大轰鸣声传来，行进中的八路军队伍不由得停下来隐蔽。

两个伪装帽从草丛中抬起，露出张延和湛剑玉机警的眼睛，他们向空中观察着。

大批中美战机掠过长空。张延和湛剑玉目送飞机远去，又转回头来观察。透过婆婆的绿荫，日军炮楼隐约可见。张延回过头去暗示身边的战士，上！一排披挂伪装的八路军战士悄无声息地向日军炮楼摸去。

塚谷义夫的电话还没有打完：“龟田大队长，今天跟往常不一样，这飞机太多了，有一百……”

突然，隐在密林边缘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的枪响了。日军猝不及防，当即有数个官兵被撂倒。

突起的剧烈枪声让塚谷义夫一惊，炮楼上的日军哨兵反应过来，架枪欲射。

张延抬手一枪：砰！日军哨兵被击毙。

张延大喊一声：“冲！”

大批八路军战士从公路一侧密林间冲出来，杀奔炮楼。谌剑玉紧跟在张延的身后，张延急忙回身制止道：“你待着别动！”

“张营长，你不能这样！”谌剑玉着急地说。

张延大手一挥：“停！你是客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没法向支队首长交代！——通信员，保护谌参谋！”

“是！”通信员立刻挡在了谌剑玉的身前。

张延抽身冲出去，谌剑玉欲追，通信员横在她身前，谌剑玉气得跺了下脚，没招儿。

炮楼前、沙包筑垒内外，八路军战士与日军展开肉搏混战。由于日军有些人没带枪支，加上八路军人多势众，日军根本抵挡不住。八路军战士已经打进炮楼，少数几个抵抗的日军被消灭，张延带人乘胜向楼上打去。

塚谷义夫在二楼口负隅顽抗，八路军战士乱枪齐放，塚谷义夫被击毙滚下楼梯，战士们向楼上冲去。

三层，是塚谷义夫的指挥间。八路军战士冲上来，发现已经没有抵抗的日军，便收了枪。张延走上来，看了看，塚谷义夫的指挥间一片狼藉。谌剑玉走上来。张延耸耸肩，对谌剑玉说：“枪管还没热乎，仗打完了，这里的事你处理吧。”

谌剑玉看看指挥间，回过头对大家说道：“请大家帮忙搜集一下鬼子的文件。”

战士们立刻动手搜集文件，有几个八路军战士将从炮楼各处搜剿出来的各类文字材料集中交给谌剑玉。谌剑玉把塚谷义夫的公文包倒扣过来，抖动了几下，公文包内的东西掉落出来，部分纸质作战文件和剃须刀、小镜子、针线包等生活杂物铺满了桌面。

一张日本女人与塚谷义夫的合照和一本日记本掉落出来，谌剑玉拿起那张照片端详。照片有些发黄，是一张老旧照片。照片摄于京都仁和寺。照片里学生打扮的塚谷义夫颇有些得意地忘情微笑，而那位身穿和服的少女却显得有些羞涩和勉强。

谌剑玉翻转照片，照片背面是一行钢笔字：塚谷义夫与小泉理惠摄于京都仁和寺，昭和十年纪念。

谌剑玉思索着放下照片，又拿起塚谷义夫的日记本翻了翻，有几封信从笔记本里掉出来。谌剑玉小心地把这些资料收起来。

张延站在炮楼门口，排长左春文正指挥战士们将缴获的敌人歪把子机枪、三八

大盖和掷弹筒等武器和其他战利品搬出来。打扫完了战场，带着战利品，部队沿着山路，钻进了丛林。

这是一支特殊的部队。

1944年11月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格局发生重大改观，同盟国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德、意、日法西斯的丧钟敲响。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派出八路军359旅组成南下支队，借以开辟华南抗日根据地，把握对日反攻作战的主动权。经过长途跋涉，一路征战，八路军南下支队于1945年2月25日越过湖北阳新、大冶间公路，向敌后挺进。

张延的先遣队袭击了日军的炮楼，也惊动了大队长龟田。塚谷义夫的电话还没打完就没了声音，肯定是遭遇了不测，他立马带领一百多人前来增援。日军乘坐铁甲战车和大卡车气势汹汹地沿着公路快速推进，车轮子掀起的烟尘遮天蔽日。等他们来到炮楼前，看到横七竖八躺着的几具尸体就明白了。

日军少佐跳下车，看看眼前的惨状，又转头看了看八路军大队通过路边树林时留下的痕迹，判断了一下，发出命令：“这边，追！”

日本兵纷纷跳下车，向八路军大队遁去的方向追去。

张延的先遣队在山路上急行军，赶着和大部队会合。他跑得满头大汗，但仍然侧身路边，不断催促着战士们：“跟上，快！”

战士们抖擞精神，跑步前进。谌剑玉汗流浹背地赶上来，张延看了一眼谌剑玉，有些没好气地背转身去，插入队伍大步而去。谌剑玉没介意，擦把下颏上的汗水跟上队伍。

此刻的中国东南部上空，庞大的机群已经越过了海洋与陆地的交界。

机舱内，张怀滨神情镇定。八年前他刚刚20岁的时候就到美国接受培训，现在已经是一名技艺高超的飞行员了。他转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僚机罗伯特，伸出大拇指，罗伯特以OK回应。这时，无线电传来大队长张唐天的声音：“驱逐机编队请注意，驱逐机编队请注意，已经完成为轰炸机群护航任务，现在进入任务第二项，现在进入任务第二项，回过头去，掏鸟窝！”

张怀滨回答道：“498明白！”

“521明白！”罗伯特冷静地回答。

张怀滨遗憾地看了看前方远去的轰炸机群，扳动战机转向舵。

南京日军总司令部地下指挥部，电讯兵及作战参谋们一片忙碌。一个作战参谋拿着一本作战日志走出来，向冈村宁次的指挥室走去。而此时，冈村宁次惴惴不安，

往来踱步。小林浅三郎看着冈村宁次，紧锁眉头。今井武夫站在一旁，一筹莫展。作战参谋进来：“报告总司令官，上海、宁波、杭州、青岛、旅顺等我军机场遭遇重庆军空袭！”

“沿海机场？”冈村宁次眉头一皱。

小林浅三郎有些奇怪，他抬起头来说：“奇怪，总司令，这次重庆军袭击的目标怎么都是东部沿海机场？”

冈村宁次想了想，问作战参谋：“袭击机场的敌机都有哪些机型？”

“是战斗机，总司令。”

“没有轰炸机？”

“没有。”

冈村宁次挠了挠脑袋，有点像自言自语：“是有些奇怪！”

冈村宁次、小林浅三郎、今井武夫等急忙奔到地图前查看。又一作战参谋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告，发现一批次敌机，正向我南京袭来！”

冈村宁次、小林浅三郎、今井武夫等同时一愣，有点蒙了，他们搞不清楚中美空军的作战意图。

南京郊外，张怀滨、罗伯特驾驶着野马战机疯狂地攻击南京大校场机场。日军慌忙拉响警报器。日军机场飞行员、空军地勤人员和防空兵各自奔向战位，一片慌乱。九八式 20 毫米高射机关炮阵地上，日军高射炮兵慌乱开炮。二式多联 20 毫米高射机关炮阵地上，日军高射炮兵进入战位，炮口摇起，瞄准天空。

中美空军作战机群呼啸而至，开始俯冲。张怀滨按动机关炮，机关炮吐出火舌，射向日军阵地。

五式 40 毫米高射炮阵地上，日军高射炮兵开炮，但飞机上的一颗炸弹已经丢下来，日军高炮阵地被摧毁。

罗伯特发动攻击，按响机关炮。有一架正在地面发动准备升空作战的日机被击毁，飞行员当场毙命。中美战斗机群轮番俯冲，机场上一片火海，来不及起飞的数架日军飞机被摧毁。

机舱内，张怀滨透过一侧舷窗向下观察，欣赏自己的杰作，再一抬眼时，眼神一闪，前方出现十几个小黑点，那是日军的零式战斗机群正高速扑来。张怀滨瞄了一眼罗伯特，大声说道：“哈哈，伙计们，好戏开场啦！前方 11 点方向，拉起来！”

罗伯特也来了精神：“OK。”

中美战斗机群昂然拉起来，扑向日军战机，双方战机在空中激烈交战。日本空

军已经今非昔比了，战机少，性能差，跟中美联合航空编队差距太大，不是一个级别。另外，张怀滨他们的主要任务并不在南京，因此，空战很快就结束了。

冈村宁次在地下指挥部里坐立不安，今井武夫手拿电文疾步走来，冈村宁次掩饰住惊慌，心神不宁地看着今井武夫。

今井武夫满面愁容地说：“总司令官，敌机撤了。”

冈村宁次知道情况不妙，但还是急切地问：“战损如何？”

“明故宫机场、大教场机场均遭攻击，地面被毁战机 21 架，空战被毁 6 架，另有 4 架战伤……”今井武夫说。

“敌军都是些什么飞机？”

“野马，清一色的野马战斗机。”

“那他们的轰炸机呢？他们的轰炸机究竟去了哪里？”冈村宁次心里发紧。

今井武夫和小林浅三郎面面相觑，他们谁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不但是他们俩回答不了，谁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因为此次行动只有蒋介石、陈纳德等少数几个人知道。冈村宁次万万想不到，此时的轰炸机群已经飞过了海洋，飞向空袭的最终目的地——东京。

此刻的东京虽然还很繁华，但也是大不如从前了。经过多年的战争消耗，青壮年已经寥寥无几，准备“一亿玉碎”的日本国民被充分组织起来，工农仕商和妇孺老弱被编在各种准军事组织当中，接受强化军事训练。

在东京堀越高中的校园里，15 岁的中学生小泉犬四郎被编在学生军中，他对艰苦的军事训练比谁都认真，恪守着裕仁天皇的信念——日本必胜！他决心要像樱花一样，随时为国捐躯。

男女学生分别排成几个方队在进行军事队列训练。女学生扛着竹竿枪，部分男学生扛着真枪，大多数则是木制教练枪。学生们嘹亮的军歌声响彻操场上空：

我和你是同期的樱，绽放于同一兵学校的庭院

早已有了一开即谢的觉悟，为了国家，从容散落吧！

我和你是同期的樱，绽放于同一兵学校的庭院

血肉相连不分昆仲，如此投缘却为何不得不分离？

我和你是同期的樱，绽放于同一航空队的庭院

仰望着如火焰燃烧般南空的夕阳，再也等不到你回来的那架座机

我和你是同期的樱，绽放于同一航空队的庭院

相互约定的日子还没有到来，为何先我而死，离我而去？

我和你是同期的樱，你虽一去再也不复返

但我们将花之都的靖国神社中，再次相会于樱开之春……

男学生队伍中，扛了一支三八大盖的小泉犬四郎神情庄严，卖力地唱着。

女学生队伍中，14岁的竹下良子也在忘情地唱着。戴着老花镜的老教师松本安良站在一侧，心酸地看着这些学生们。歌声未毕，空中响起巨大的飞机轰鸣声。

小泉犬四郎、竹下良子和所有的学生向天空眺望。

庞大的战机机群出现在天空上。

松本安良拿起喇叭筒惊慌呼喊：“空袭！空袭！隐蔽！隐蔽！”

学生军一片慌乱，四下奔逃。

天空上，一架架轰炸机的弹仓打开，炸弹倾泻而下。东京到处火光四起，爆炸和硝烟顷刻淹没了东京城。街道上，人们惊叫着四下散去。炸弹落下爆炸，工厂的烟囱在爆炸中倒下，弹药库在爆炸中引发更大规模的爆炸。

爆炸声隆隆震耳，硝烟飘过来，学校操场上，蚂蚁一样的学生们四下逃散。竹下良子惊慌失措，不知跑向哪里躲避。小泉犬四郎从竹下良子身后冲上来，将她抱在怀里，就地卧倒避弹。

天空中，中国军飞行员看到了被吓傻了的孩子，犹豫了一下，朝美国飞行员坚定地挥了挥手，两架轰炸机隆隆飞过。

半天没有炸弹落下来，小泉犬四郎诧异地抬起头看去，竹下良子也抬起头来看看离去的飞机，眼中充满惊惧和诧异。

松本安良摘下眼镜往天上看看，松了一口气，但是远处却忽然传来巨大的爆炸声，松本安良戴上眼镜推了推，心想：这是要炸皇宫？

此刻陈纳德坐在芷江机场的指挥台上，泰然自若，信心十足。他抬手看了看表，有人向他报告说：所有飞机编队顺利完成任务。陈纳德高兴了，大手一挥：“全体返航！”

隆隆的飞机引擎声响彻云霄，中美混合空军机群穿云破雾，返回芷江机场。

罗伯特异常兴奋地转过头来看看张怀滨，说：“密斯特张，今天晚上，蜜雪儿，OK？”

张怀滨微笑一下，没回答。

“问你话呢，密斯特张！”罗伯特加大油门追上去，耳机里却传来了张唐天冰冷的命令：“521，注意航向，保持队形！”

“Yes，注意航向，保持队形。”说完，罗伯特颇不满地向张怀滨的座机方向

瞄了一眼。张怀滨哂笑一声，他的脸被云雾遮挡，时隐时现，罗伯特看不清张怀滨的表情。

张怀滨驾驶战机在云海里飞行，忽然机身一抖，张怀滨急忙查看仪表。飞机排气管在接连放了几声响屁之后，发动机震荡起来，接着飞机机头开始下滑俯冲。张怀滨一怔，急忙对准话筒喊话：“498 呼叫，498 呼叫，498 呼叫……”竟然没有回应，无线电失灵了！

因为云雾缭绕阻挡了视线，没有人发现他的异常。张怀滨气恼地砸了下操作盘，开始采取紧急措施。

飞机在震颤中往下飘移，许多战友的战机从张怀滨头顶上飞过去。张怀滨落在了最后，冷汗渗满了额角，他开始采取措施挽救飞机。但是更糟糕的情况发生了，发动机忽然熄火，螺旋桨停摆了。

飞机像一片树叶在往下摇摇摆摆地飘落。在震荡的机舱里，大汗淋漓的张怀滨想尽各种办法处理故障，可是没用。

飞机发生了倾斜、侧翻，一场机毁人亡的惨剧眼看就要发生。

随着飞机旋转的张怀滨再次触动发动机按钮，忽然——噗，一股浓烟喷出排气管，发动机点燃了，螺旋桨转动起来。张怀滨一阵惊喜，连忙拉起操纵杆摆平机身，终于，飞机平稳下来。张怀滨大口地喘着气，这才顾过来揩一把流进眼角的汗，重新把飞机拉起来。

“哈！哈！哈！……”张怀滨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一半是庆幸，一半是惊恐情绪的极致性宣泄。但是笑着笑着却突然笑不起来了，他眯起眼睛向前方看去。前方天空上，一个大黑点和四个小黑点正在横向划过。

张怀滨加大油门逼近，于云雾间努力辨识着。日本运输机上涂抹着的红膏药进入眼帘。张怀滨一惊：日本人的飞机？他急忙喊话：“498 呼叫，498 呼叫，498 呼叫……”没有回话，无线电还是失灵。

日本零式战机显然也发现了张怀滨，其中两架偏转航向，对着张怀滨扑上来。狭路相逢勇者胜，张怀滨的眼睛瞪得圆圆的，他加大油门，猛扑上去。

与此同时，走在山路上正在行军的张延先遣队注意到了天上的飞机，立刻打手势让部队隐蔽。大家迅速靠在路边绿丛里，仰头向天上观察。

张怀滨的 P-51 与日本的两架零式战斗机在迅速接近，日本飞机突然对准张怀滨的战机开火，野马战机一侧机翼抖了下，中弹起火了。张延眉头皱了下，大有心痛之感。

地面上的张延、谌剑玉惊异而担忧地看着张怀滨的座机。

机舱里的张怀滨看了眼一侧受伤的机翼，却并不减速，而是迎着两架日本战机当头撞过去。

地面上的谌剑玉惊呆了。

机舱里，张怀滨面不改色，对准日本战机直冲过去，就在飞机即将相撞的刹那间，日本的两架零式战机各自向着各自的一侧拉起战机规避逃走。而这一逃，就把被另两架日本战机掩护逃走的日本运输机暴露在了张怀滨的眼前。

两架日本战机各自向旁侧飞出好远才拉起机头转回机身，而张怀滨的战机则抓住这个机会猛扑日军运输机。保护运输机的另两架零式战机也因掉转机身不得不画出一个弯弯的弧形，从两翼向张怀滨包抄。

张怀滨看准了机会，毫不犹豫、旁若无人般地直向运输机冲过去。

运输机内，佩戴日军中将肩章的小笠原雄一正襟危坐，目不斜视，毫无惊慌之感。

运输机飞行员拼命拉起操纵杆想使飞机攀升避开张怀滨的攻击，但是晚了。张怀滨哪能错过这千载良机，他把运输机套在了自己的瞄准镜里，咬紧牙关按下射击按钮，嘴里大声喊道：“小日本，你运输机里装的什么！都给我留下吧！”

突突突突……突突突突……

机翼下的机枪喷吐出长长的火舌，运输机身中数弹起火，冒出滚滚浓烟，往下坠落。

机舱内，小笠原雄一镇定自若，坐姿不变，静等最后一刻。运输机一头扎下来，爆炸起火。

地面上的张延、谌剑玉都看呆了，先遣队的队员也看得呆了，连正带领日军追击先遣队的日军少佐也看呆了，惊叫一声，蓦然止步。

好半天，张延长舒一口气，大声喊道：“解恨！”

谌剑玉也舒了一口气，可再次抬头看天，不由得心又被攥紧了。

天空上，四架零式飞机咬住野马战机穷追猛打，张怀滨使尽浑身解数闪展腾挪，但还是摆脱不了敌机的追打。

见张怀滨企图从低空逃跑，日军的飞机突然变换了队形，两架在后边紧追不舍，另外两架蹿到了张怀滨的上方，把他压制在下方，形成多点进攻，一起开火。

张怀滨势孤力单，终于被敌机死死咬住。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敌机轮番开火。张怀滨的战机一侧副油箱中弹起火，火焰立刻将驾驶舱包围，但他依然在努力控制着战机。

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日机再次开火。轰隆一声，张怀滨座机尾翼被打掉了。噗噗噗，几颗子弹钻进弹仓，一股鲜血喷溅在机舱里，张怀滨负伤了，战机翻着跟头往下滚。

湛剑玉噌地站起来，仰望天空，悲不自禁。突然，她的眼神跳了一下。一颗小黑点弹出机舱，接着，一朵白色的伞花绽开在天空上。鲜血淋漓的张怀滨吊在降落伞上强忍疼痛向地面坠落，终于坠入一片绿荫后面不见了。

日军也发现了张怀滨的降落伞，潮水般地向张怀滨降落点涌去。

发现坠机的湛剑玉从另一个方向赶来，警惕地四下观看。走着走着，她突然停住了，仔细地向前方看去。她看见半山腰上有飞机残骸四散分布，余烟袅袅，气味难闻，七八具烧焦或半烧焦的尸体散落在飞机残骸处。这些尸体奇形怪状，死相恐怖，甚为骇人。

湛剑玉定定神，拔出 M1911 型勃朗宁手枪为自己壮胆，向着飞机和日军尸体残骸搜索过来，试图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她看清了，小笠原雄一下半身已经烧焦，上半身没有过火，可看见其领子上耀眼的金质中将领章和一张被血迹涸渍弄得异常肮脏的脸。在小笠原雄一尸身不远处，还有几具尸体，领子上的将军军阶标志模糊不清。湛剑玉有些惊讶，她继续寻找，忽然看见一个被烧焦了外皮的公文包，公文包的包盖已经烧没了，但公文包还算完整，隐约可见从公文包里露出一些被烧焦了边缘的纸质文件。

湛剑玉把公文包捡起来，抽出当中的文件看了看，密密麻麻的日文里有几处“芷江”字样颇为显眼。湛剑玉皱下眉头，想了想，将搜剿的日军文件放进自己的公文包。旁边还有一支南部十四式手枪，湛剑玉拿到眼前看看，收起勃朗宁，将王八盒子拿在手上。她再看看四散的残骸，确信再无搜查价值，毅然向山坡下走去。

这时，日军 13 人的一个分队已经登上坡顶。日军曹长驻足观看，他也看见了对面山坡上余烟稀疏。曹长确定了方位，对日军分队成员挥下手喊道：“那边，快！”

日军向山坡下奔去。

树林里，一只蚂蚁爬上张怀滨的脸颊，张怀滨动了下，醒了。他支撑着自己坐起来，努力回忆什么，终于回忆清楚了，他下意识地想站起来。可是，负伤的腿不给力，他重又扑通跌坐下去，这才发现自己的腿部伤势不轻。张怀滨艰难地解开降落伞伞带，拔出护身军刀，将降落伞伞绳割下一截，用力将伤腿扎起来，以抑制血液外溢。然后，他攒足力气挣扎着站起来，辨识了一下方向，准备向一个方向启程，可就在这时，他忽然听到身后密林里有响动，张怀滨立刻拔出美制手枪准备战斗。